



談農業合作化的 几个問題

3
8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談農業合作化的幾個問題

◆

新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湖南路9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5 號

上海春明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3/4 字數：16,000

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1,000 本

統一書號：3076·55

定 價：(6) 0.09 元

編者的話

毛主席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正確地分析了當前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尖銳地批判了農村工作中的右傾保守思想，並對全國農業合作化的方針和任務、規模和步驟，作了全面的指示和規劃。這個報告是我們國家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綱領，也是指導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各個方面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思想武器。

本書中收集的四篇文章，原發表在“解放日報”上。這幾篇文章，依據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書，就農業合作化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農業合作化與社會主義工業化相適應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方針是唯一代表廣大農民利益的方針，和為什麼只有“上馬”才能鞏固工農聯盟等幾個方面的問題，從理論上作了簡要的闡述和分析，可以作為讀者在學習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時的參考。

這次出版時，作者在內容和文字方面曾作了必要的補充和修改。

1956年3月

目 錄

農業合作化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	沈志遠 (1)
農業合作化與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什麼必須相適應 的發展? ·····	吳承禧 (6)
農業合作化的方針是唯一代表廣大農民利益的方 針·····	蔣學模 (12)
為什麼只有“上馬”才能鞏固工農聯盟·····	蔣學模 (17)

農業合作化是一種特殊形式的 階級鬥爭

沈 志 远

實現五年計劃，實現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一種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有着多種多样的形式，表現在多種多样的現象上，但是它的本質只有一個，那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其結果是反革命復辟）兩條道路的鬥爭。

作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運動，也就是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鬥爭的一種特殊形式。擁護農業合作化的階級和階層，走的是使廣大農民羣衆最後擺脫貧困、擺脫剝削、人人享受富裕幸福生活的道路，即社會主義的道路。反對農業合作化的階級和階層，走的是要使少數富農和其他資本主義分子發剝削財、掠奪財，使大多數農民永遠陷於貧困和破產，從而使國家的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遭到破壞的道路，即資本主義的道路，或反革命復辟的道路。這兩個階級陣營、兩條發展道路間的鬥爭是絕對不可調和的。看不見或不重視目前正在全國農村中普遍展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是這樣一種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那是錯誤的，而且是很危險的。

全國人民現在正身臨着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高潮。在農村中，這一革命的中心任務是要把勞動農民的個體經濟通過互助合作變為集體經濟，這是跟前一革命階段（資產階

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中的變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土地所有制的任務根本不相同的,因而農村階級鬥爭的性質和農民問題的內容,在這兩個不同的革命階段也是不同的。“前一個革命階段的農村階級鬥爭,主要是農民同地主階級的鬥爭,要解決的農民問題是土地問題;但是在新的革命階段(即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作者按)則主要是農民同富農和其他資本主義因素的鬥爭,這個鬥爭的內容,就是關於發展社會主義或發展資本主義的兩條道路的鬥爭,要解決的問題是新的農民問題即農業合作化的問題”^①。

在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中,首先要碰到原來的地主、富農分子和各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他們的破壞活動,有的是明目張膽的正面進攻,如陷害積極分子、打擊合作社幹部、殘害牲畜、破壞莊稼,甚至進行放火暗殺等罪惡活動;有的是採取各種隱蔽手段,進行側面活動,如挑撥離間、造謠惑眾、製造糾紛、破壞運動等;更普遍的是用各種偽裝混進合作社來,竊取合作社的重要職位,篡奪合作社的領導權,排斥貧農入社,千方百計地企圖使合作社蛻化變質,變成他們手中的工具,或者把合作社搞垮。有些人只看見地主階級已被消滅,廣大農民經濟已上升,農村中資本主義因素受到了限制,而沒有看見地主分子、富農們對合作社和統購統銷政策的瘋狂破壞,也看不見農村中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逐漸發展,因而認為農村中用不着再搞階級鬥爭了。這種思想實質上是反動的“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論”的翻版,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論完全不相容的。全國各地農村所已揭發的許多事實,證明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由於地主、富農分子的破壞而引起的階級鬥爭確是非常尖銳的。不採取各種堅決有

①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頁。

效的措施(如“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第九節中所規定的)來徹底消滅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的各种陰謀活動,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順利展開是很困難的。

但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不只限於上述一种形式。这种斗争还存在於農業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和農民小商品經濟的資本主义自發傾向之間。正如陈伯達同志所說,抵抗農業合作化的保守力量,一方面來自地主、富農及其他資本主义剝削分子等敌对階級,另一方面則还來自農民(主要是富裕中農)本身的兩重性所包含的資本主义自發傾向等。逐步實現对整个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實現全盤農業合作化,使全部農村經濟通过半社会主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逐步發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即集体農莊,这意味着農村生產关系的根本改造,也就是要消滅資本主义的富農經濟制度和小商品生產的个体經濟制度,使全体農村人民普遍地过富裕幸福的生活,从而永远消滅貧困和剝削,消滅農村中的階級差別。这样一种農業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就不能不与小農經濟的資本主义自發傾向發生矛盾。不过,这种矛盾並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只能是說服教育的方法,与解决前一种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

由价值規律所决定的農民小商品經濟的資本主义自發傾向,具体地表現於列寧所指出的“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大批產生着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①这种情况。由於价值規律的作用,許多貧農和新老下中農因为生產資料不足,生產条件較差,生產方法落后,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很低,不但难以擴大再生產,有時往往連簡單再生產都不能維持;再加上富農和投机

① 列寧,“共產主义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文选”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92頁。

商的盤剝，自然災害的襲擊及其他各種原因（如疾病、婚喪、產孩子等），他們就被迫而重新失去土地，陷於貧困的境地。由於同一價值規律的作用，隨着農村中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天的發展，一部分富裕中農因為生產資料比較充足，各種生產條件比較好，勞動生產率比較高，他們中間的有些人已經變成了新富農，這種新富農近幾年來已經到處出現，其餘的富裕中農也在力圖爬上富農的地位。這樣，農村社會兩極化的發展趨勢已經一天天地嚴重起來了。這種趨勢如果讓它繼續發展下去，那就會根本動搖我們國家的政治基礎——工農聯盟，同時又會嚴重地阻礙我們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進展，甚至將會促使這一偉大事業的失敗。唯一的辦法是通過合作化的道路來實現對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戰勝資本主義的自發趨勢，從而戰勝資本主義本身。

因此，農業合作化的問題是工人階級領導農民擺脫資本主義影響，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為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而鬥爭的問題，也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跟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為爭取對農民小商品經濟的領導權而鬥爭的問題。工人階級如果不去積極地領導勞動農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並在這一領導下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那末由於農民（作為私有者）具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發趨勢，他們就會被資產階級牽引着走向資本主義，即走向使大多數農民貧困化和破產的道路。對於我國今天的農村，社會主義如果不去佔領陣地，資本主義就一定會去佔領它。許多事實證明，凡是互助合作運動發展的地方，一般貧農在經濟上就上升得快，階級分化就小，農村中一片新氣象；反之，凡是互助合作運動不發展或發展薄弱的地方，很多貧農經濟上沒有上升，新的階級分化比較顯著，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就比較嚴重。這可算是一條規律。

由此可知，農業合作化運動不只是一定要逐步地以社会主义的集体經濟來代替个体的小商品經濟，而且也是解决農村中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誰战胜誰”的問題的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义的斗争。通过農業合作化把農民的小商品生產的个体經濟改造成社会主义的集体經濟，就意味着挖除了農村中資本主义所由產生的根基。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時期，曾經提出过“在全盤集体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这个口号，其根据也就在此。

这种圍繞農業合作化問題而展開的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的斗争，也反映到我們一部分革命幹部的思想作風上來，反映到他們的領導思想和領導作風上來。那些看不見廣大貧苦農民的社会主义積極性，主張“坚决收縮”、“赶快下馬”的同志，实际上是反映了資產階級、富農或具有資本主义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由於他們在這場嚴重的階級斗争中站錯了立場，已經給農業合作化運動帶來了很大的損害。現在，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正日益高漲地展開在我們面前，我們對這一場激烈的階級斗争的各方面複雜情况必須有充分的認識，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階級斗争觀把自己的思想武裝起來，这样，我們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勝利。

（原載 1955 年 11 月 30 日“解放日報”）

農業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業化

为什么必須相適應的發展？

吳 承 禧

我國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必須和社会主义工業化的速度相適應，这是因为農業合作化是实现我國过渡时期總任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農業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工業化有着密不可分的關联。我國農村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農業生產有了迅速增長，農民生活有了顯著改善，但小農經濟还是佔着很大的比重。它們在發展过程中有走向資本主义道路的自發傾向，少數農民可能上升为富農，而大多數農民有可能下降为貧農，因此，必須使它們逐步地組織起來，通过合作化和机械化的道路，使它們变成大規模的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農業經濟，使小農的个体經濟的生產關係逐步轉变为集体的、合作社的社会主义生產關係。只有这样，農民才能避免兩極分化，才能最終擺脫貧困与落后，我國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建設成功。

單就社会主义工業化与農業合作化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上看，其所以必須作相適應的發展，主要有下列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農業合作化的步驟如果不能和社会主义工業化的速度相適應，那末，为工業發展所迫切需要的商品粮食和工業原料就將得不到滿足，就將使社会主义工業化遭遇到極大的困难。先就商品粮食的供应來說，我們知道，在社会主义工業化的过程中，工礦區和城市人口的增長是很快的，例如，根据初步統計，全

國廿四个大、中城市 1953 年人口較 1950 年就增加了八百一十六万多人。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全國就業人數約增四百二十二万人，工人職員的平均貨幣工資約增長 33%。城市人口的增長和城市人民購買力的提高，無疑的將會增加城市对商品粮食的需要量，而且这种趨勢还会日益增長的持續下去。但是，在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1953 年和 1954 年我國的粮食增產計劃都沒有完成，商品粮食的供应一度比較緊張，在國家加強計劃收購和計劃供应以后，緊張空气已經消除，但就總的方面來說，我國目前的粮食供应还不是十分寬裕的。自 1954 年以來農業合作化運動有了較快的發展和 1955 年沒有重大災害的情況下，我們 1955 年獲得了很大的丰收，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应当指出，我國目前的粮食產量平均起來，每人每年还不到六百市斤，还不及苏联每人所有的粮食的一半，水平还是很低的。要增加粮食的產量，在目前情況下，最重要的就是要使小農經濟進一步迅速的組織起來，普遍的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各地初办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經驗已經証明：在建社头一、二年，一般可增產 20% 左右。不但產量增加，商品率也会提高，根据若干典型調查，个体小農經濟的商品率在 15% 以下，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商品率却有 30%。苏联在集体化以前，在 1926—1929 年間，當時苏联農業大部分是小農經濟，農產品生產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为 0.9%。1932—1937 年間，當時苏联農業已基本实现集体化与机械化，農產品生產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 9%，比前一階段快了十倍。在集体化以后，粮食的商品生產率較之小農經濟時期更有顯著的提高，例如：在 1926—27 年（小農經濟時期），粮食生產的商品率僅为 13%，1932 年（集体化耕种面積已達 77.7%），商品率增为 28%，1937 年更增为 31%，1938—39 年更增为 38%。苏联的經驗充分的說明了集体化的优越性。其次，就工業原料供应

來說，我國棉、麥、麻、煙叶等等的產量虽然都早已超过了抗日戰爭前的水平，但依然跟不上目前工業生產發展的需要。我國輕工業的生產能力，現在还有很大一部分潛力就因为原料不足而沒有充分利用，1954 年全國卷煙、火柴的設備利用率不及三分之一，油脂、面粉僅為一半上下，皮革不过 60% 左右。1955 年的棉紗產量，由於 1954 年棉花收成不好，就曾相当的減產，國營紡織工業的設備利用率將由 1954 年的 96% 降至 1955 年的 76%。这些都說明了工業原料供应不足会給社会主义工業化帶來多大的障碍。我國目前用農產品作原料的工業產品，要佔全國工業總產值的一半以上，因此，如何更廣泛的領導農民組織起來，使他們能够在國家幫助和集体經營的情況下，為工業生產提供更多的原料就顯得十分迫切。

第二，我國重工業的生產正在一日千里的前進。重工業的發展將日益有力的為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准备物質条件，就是說，它們將逐步為農業生產提供日益增多的拖拉機、其他農業機器、化学肥料、農業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煤油和電力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只有在農業合作化高度發展的情況下方有使用可能，或者才能大量的使用。在个体經濟的基礎上，機械化是不可能的。在這一點上，蘇聯的經驗也是值得我們參考的。蘇聯在全盤集体化的前夜，計有二千五百万个農戶，到 1938 年，这些農戶已組織為二十四万二千四百个集体農莊。1950 年開始進一步合併，到 1954 年已合併擴大為九万三千个集体農莊。隨着蘇聯農業組織程度的逐步提高，使用農業機器也就日漸增加。例如：在 1940 年，蘇聯農業共拥有五十三万台拖拉機，十八万二千台联合收割機，二十二万八千輛載重汽車；到了 1954 年，拖拉機就增為一百二十六万台，联合收割機增為三十二万台，載重汽車增為三十七万輛了。這說明只有在逐漸实行集体化的基礎上，才能日漸增多

的使用農業機器。當然，農業合作化和機械化了以後，農業生產會更大的提高，這就有可能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積累，為工業化的實現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第三，大家都知道，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資金是很大的。這些資金的來源，除了工人階級從他們所創造的國民收入中提供出大部分以外，另一個相當大的部分就要靠農民從發展農業生產中來創造和積累。農民對於資金積累的貢獻，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其他的部分主要就是通过以農產品去和工業品相交換的方式來體現，因為，通過這一交換，工業部門就可以獲得一定的利潤上繳國家，以作為擴大再生產——特別是作為重工業建設之用。

這裡，應該強調指出的是：不是任何性質的農業生產都能既多且快的為國家積累資金的，小農經濟不能逐年擴大再生產，因而也就不能有逐年增長的積累。前面所舉的農業合作化後糧食商品率的提高的數字可以說明，只有大規模合作化的農業才能夠為工業提供豐富的日益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能夠把農民的購買力提高很多倍，從而為輕工業產品的銷售打開廣闊的市場，為國家積累巨大的資金。山西省大仁縣陳家莊在1952年開始建社，1953年全村農民都入了社。農民購買力在1952年每人平均是二十四元，1953年為三十元，1954年增到四十六元，1955年約增至七十元左右。合作化三年，購買力提高近兩倍。

綜上所述，可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是密切聯系的。現在，全國性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已經到來，我們必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方針之下，積極熱情地有計劃地把這一運動推向前進。

（原載1955年12月18日“解放日報”）

•

•

•

這篇短文是1955年12月初旬寫的。自從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這一歷史文獻發表以後，在短短的幾個月里，農業合作化運動就形成了一個高潮，到1955年12月底，全國已有60%以上的農戶加入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到1956年1月底，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已達全國總農戶數78%，共有9,281萬多農戶，其中屬於高級社的農戶為2,459萬戶。預計到1956年秋季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到1958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全社會主義的高級形式的合作化。現在，全國農民和農業工作者正在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鼓舞下，熱忱高漲的向着這個壯麗的、宏偉的遠景目標，有計劃、有步驟地邁步前進。

與幾個月前的情況相反，現在已不是農業跟不上工業的問題，而是工業以及其他各方面如何在農業合作化高潮已經到來的面前，迅速的追上去的問題。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說：“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批判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問題，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① 現在的問題是在“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面”^②。在最近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在指出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已給全國農民和農業工作者指出了一個奮鬥目標的遠景後說：“農業以外的各項工作，也都必須迅速趕上，以適應社

① 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頁。

② 同上。

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①

由此可見，現在正是農業的合作化和生產的高潮在推動和促進其他各方面工作的發展。這兒，我想簡單的再提一下關於農業合作化的高漲與工業化進一步發展的相關問題。

根據 1956 年的國家計劃，1956 年我國糧食比 1955 年將增長約 9%（約 329 億斤），棉花產量將增長約 18%（約 540 萬担），這樣巨大的增長對於工業的發展無疑是很大的支援，同時當然對工業生產也要提出巨大的要求，要求工業為它提供更多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例如，為了適應合作化運動蓬勃發展以後農民春耕生產的需要，1956 年第一季度全國農具制造廠就必須生產 80 萬部雙輪雙（單）鋤犁，這比 1955 年全國農具專業會議上布置的生產數量就增加了 50 萬部。由於農業合作化以後農民的生產潛力得到了更大的發揮，農民的收入和他們的購買力 1956 年將要有很大的提高，這就要求工業方面為他們生產更多的布疋、衣着、靴鞋、自行車、熱水瓶、鋼筆、墨水、紙張……等等。五億多農民的要求，那怕每個人的需要的增長很少，也將是一個驚人的龐大數字，因此，如何充分的發揮工人階級的智慧和勞動熱忱，提高工業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為農民弟兄更快、更多、更好、更省的生產為他們所迫切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當前和今後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極其重大的課題。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确領導、工人階級的積極努力和工農聯盟日益鞏固的基礎之上，相信中國工業化的速度將隨着農業合作化的前進而加快，工業的生產力，將在更高的水平上相適應的、共同的獲得更大的發展。

（1956 年 2 月 20 日補記）

^① 見“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9 頁。

農業合作化的方針是唯一代表 廣大農民利益的方針

蔣 學 模

農民從封建壓迫和剝削下解放出來，還不是最後的解放。在歷史上，從封建壓迫和剝削下解放出來的農民，有兩條道路可走。假如政權是掌握在資產階級的手裡，那末，農民個體經濟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便會泛濫起來，農村便會自發地跟着資本主義城市走。這一條資本主義的道路，是一條大多數人貧窮破產和少數人發財致富的道路。資產階級革命以後的英國、法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裡農民的命運，便是明顯的寫照。英國農民的個體經濟，經過幾百年來的分化，幾乎已接近消滅了。現在英國的農村裡，到處是資本主義的農場，往昔的個體農民，絕大部分由於貧窮破產而喪失了土地，淪為農業工人或流入城市成為產業工人。法國僅從1892年到1946年的五十四年中，中小農戶的數目便因破產而減少了一百六十萬戶；從1947年到1952年的五年中，又有八十多萬公頃土地從中小農戶的手中落入與銀行有密切關係的資本主義大農場的手中。目前法國將近60%的農戶，是依靠租入全部或部分土地來耕種的。他們在資本主義大農場的排擠之下，在資本主義的工業、商業和信貸機構的剝削之下，也都面臨着破產的命運。由此可見，對於廣大農民來說，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就是以資本主義的鎖鑰來代替封建主義的鎖鏈。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農民的另一條道路，便是與工人階級一同起來革命，並在革命勝利以後，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走社會主義合作化的道路。這一條道路，是使勞動農民大家富裕的道路。蘇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農民的命運，便是這一條道路的最明顯的例證。蘇聯農民自從農業集體化勝利實現以後，便永遠與貧窮和落後告別了。愈來愈多的機器代替了他們繁重的體力勞動，農業生產不斷提高，他們的物質生活愈來愈富裕，文化生活也愈來愈豐富，僅在1951年到1955年的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集體農莊莊員們的收入便平均提高了50%。

兩條道路引向兩種不同的命運，我國的情況也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廣大農民從千百年來的封建壓迫和封建剝削下解放了出來。廣大的無地少地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提高了生產積極性，改善了生活。但土地制度的改革還沒有改變農村中個體經營的狀況，因此農民還沒有最後地擺脫貧窮與剝削。這是因為個體經濟規模狹小、技術落後，無力抗拒自然災害，增加生產的可能性不大，產量不穩定。因此，我國在土地改革以後，除了少數農民比較富裕以外，60—70%的農民生活仍有不同程度的困難（貧農）或仍不富裕（下中農）。而且，農民的個體經濟是不能避免兩極分化的自發資本主義趨勢的。我國土地改革以後，在那些互助合作不發展的地方，一方面已到處出現新富農，另一方面許多貧農則因為底子空虛、生產資料不足和受不住天災病禍的打擊而負了債，甚至重新喪失了土地。這些情況表明，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假如聽任其發展下去，將會給我國廣大農民帶來怎樣的命運。

當然，新中國的農民，是完全有可能遠離這條少數人發財和多數人貧窮破產的資本主義道路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早就為我國農民籌劃了另一種命運，即學習蘇聯的榜樣，走社